



山坡上斷傷的黃花

■ 張寶釗

午後，蔚藍的天加上陣陣海風，疲倦的雙眼正掙扎著做上下運動，突然眼前晃過一道身影，一聲熟悉的叫喚，「老師！」逐漸清晰的幻影中，眼前這熟悉的笑容不是文傳嗎？「老師！您好嗎？」再一次的叫喚問安中，思慮頓時跌入八年前的往事……。

同樣地午後，大門外急促的閃進一條身影，焦急的臉上佈滿了愁緒。「老師，您可不可以和我到家裡一趟？」懇切疲倦的眼神不容我多加思考。辦好請假手續，陪著文傳的媽媽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青山綠水依舊，哀怨的聲調卻訴說著此行目的。

原來文傳爲了多次高中聯考失利，自責抑鬱導致精神分裂。已經好幾天了，文傳除了喃喃自語不認識人外，近日更爲嚴重，撕裂衣物，狂奔在曾愉快生活的大地中。痛心的媽媽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，希望我的到來能給他一點刺激、一點回憶和一絲感覺，在他茫然不知的腦中，勾起些什麼？

驚訝難過中踏入文傳的房間，眼前這一幕又如何讓我忘懷！綁在床上掙扎的身影，扭曲痛苦的臉孔！是那位曾經眉清目秀，善解人意的文傳嗎？曾幾何時熱淚已靜靜淌滿臉頰。爲什麼？是什麼原因讓他寧願放棄清醒？疑惑中懇請王媽媽替文傳鬆綁，疲倦的面容及短暫的寧靜。突然文傳抓著我的手，「老師！我是建國的學生，和維仁一樣是建國的學生。」「我是建國的學生和……一樣……。」不斷的呢喃，不斷的重覆，在我離開許久許久之後。我不知道孩子心中到底承載了多少壓力和苦悶？更不知道這些壓力是誰加諸在他們的身上？

迷惘悵然下離開了王家，歸程中漫步小山坡上，秋節涼爽的天氣帶來遍地充滿生氣的黃花。這一片景色，曾經在多少日子中和孩子共享。也曾經把這一大片黃花當成孩子，用心地

經營和灌溉，期望他一朵比一朵盛放。而此時此刻我能爲這一朵遭斷傷的小花做什麼呢？

往後幾日，腦中不停浮現文傳痛苦的臉龐，鎮日思索著他發病的原因。文傳是個內向不善表達自我的孩子，智慧平庸但個性溫順且善解人意。由於身爲長子，在責任感鞭策下，對自我期許甚高。可惜的是在三個兄妹中他往往是表現最差的一個，爲此他必須比弟妹更用心更努力。國中三年，在吃力的追趕中完成學業。一次聯考失敗，導致他必須進補習班，過著夜以繼日的生活，雖然付出了努力，但是他總無法達到老師的要求，一次二次，老師那似督促又似懲罰的教鞭，一鞭一鞭抽在手心上。抽腫的雙手，抽傷的心，和著風雨和著饑餓，爲了理想和目標，他又度過煎熬的一年。這一次他滿懷著希望前往參加考試，只是事實擺明他仍擠不進高中的窄門。

失望猶如暴雨襲擊，安慰再也無法拾起失落的心，狠狠地封閉了幾天，文傳就不再回到清醒，而惡夢就此籠罩在王家每一個人的心中。

「老師！」再次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再次見到健康的文傳，難掩心中的喜悅，師生愉快的暢談。文傳目前服務於軍中，言談中對未來的計畫，他仍充滿著憧憬，也許憧憬不一定可以實現，但是對自我的要求，他已能坦然面對而不再強求。望著離去的身影，對文傳目前的狀況除了慶幸和祝福外，更有著一份感慨！這份感慨是多年教書生涯的無奈，那即是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否需要改變？我們的社會對教育的看法和心態是否需要深思？同爲教育耕耘的伙伴們對自我的肯定和期許是否仍需加強？文傳的經歷只是芸芸衆生中的一個個案，但是仍足以讓許多人靜心思慮！

（作者：台北縣淡水鎮屯山國小教師）